

老子解

老子解序

李贄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  
爲非惜也。以非之木而卒見殺  
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  
無信之謂哉。去彼以柔弱而此

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固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

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

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

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

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  
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  
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  
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

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非所以治之也。而况一切刑名法術歟？故

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  
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  
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  
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  
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

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

勝爲小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

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

知。無欲爲欲。無名爲名。孰謂無

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

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  
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  
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  
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  
是故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



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  
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  
不安。而亦無贊。可尚。如是而已。  
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  
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

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  
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  
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  
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  
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

道德之後爲申韓國矣。獨不曰  
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古今  
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  
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  
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

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  
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談  
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  
流生禍也。而非敢以道德故，故  
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辨序。

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黃可權鐫

道德經解

溫陵卓吾李 贊註

新安思卿洪良巡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知而自出之者。常道也。常道則人不道之矣。會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有生而自別名者。常名也。常名則人不名之矣。

舍其所不必名而必名其所可名是可名也非常  
名也。然是常名也。始於無名及夫有天地而後名  
生焉。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矣。故知其無名則可以觀妙矣。知其有名則可以  
觀微矣。惟其至無乃所以爲至有。惟其至常乃所  
以爲至妙也。夫語道而適於有無至矣。然徇象者  
執有。藉空者滯無。而可道可名者衆矣。不知有無  
之名。雖異。作無之世。實同。無亦無之。何其玄也。玄  
又無玄。何其又玄也。而孰信其爲常名。常道之所

自出常無常存之所山谷者哉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用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用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獸見之決驟美者果可以爲美乎盜跖暴戾其徒誦義無窮夷齊餓死而文武之王不換善者果可以爲



善乎無他故焉善惡好醜兩兩相形猶之有無難  
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待也存則俱存誰能  
去之是以聖人於此無爲而事治不言而教行何  
也蓋聖人之於萬物實未嘗爲之生之作之也故  
萬物並作而不知遜讓以爲美並生而不有其所  
以生我者竭力以爲之而不恃其所以爲我者若  
爲萬物之自成而非聖人之功也烏乎居乎夫惟  
無功之可居是以美固弗居惡亦弗去善固弗居  
不善亦弗去如斯而已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所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  
無爲則無不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盜國。皆  
起於見可欲焉。耶。可欲者衆。則民志亂矣。烏能治  
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  
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  
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

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於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民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智識者出，而欲有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爲矣。夫無爲出於無欲，無欲出於

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因  
自謂和常亦知也固不見和可以治乎民者而使  
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夫冲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  
其所以冲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  
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

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  
能解其紛以示不川。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  
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  
歟。夫海爲衆流之歸。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  
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  
兮而已矣。彼逞能挾才露光駭衆者。皆自以其有  
而求通於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  
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信之。

知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使大地而能仁萬物則天地將誰與仁使聖人而  
能仁萬民則聖人將誰與仁不知橐籥之在天地  
間雖天地聖人亦皆生死其中而不自知也何也  
虛中而善應不可得而撓屈也動之而愈出不可  
得而窮探也雖有智者而欲以言窮之胡可得耶  
故知天地與萬物同一中也萬物無所求於天地

天地自不能施於萬物。聖人與萬民同一中也。聖人無容心於萬民。萬民亦自無所藉於聖人。各守吾之中。以待其自定而已矣。守之如何。曰愚者得之。而智者昧焉。不仁者得之。而仁者反失之也。烏乎是言可以易言乎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牝生天地。此言最玄。用之不勤。人亦安用守玄。以勞生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孰生天地而天地獨長且久者。可不知其故乎。蓋  
世人惑於長生之說。而不知綿綿之用。不可以智  
力致也。故欲長者。反促。而能不自生者。自能長生。  
耳。聖人知其如此。是故後其身者。先身之道也。外  
其身者。存身之術也。無私其身者。自私之至也。而  
豈有他秘訣也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言天下之善者莫上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抑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繁。彼或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

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蘇子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止。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沈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流於一。善能也。冬凝春作。澗溢不失節。善時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盈而後持。不如勿盈。銳而後揣。不如置銳。滿堂不  
守。勿滿可也。驕佚遺咎。勿驕可也。噫。此天道也。人  
人能言之。人人能知之。而奈何明知而故犯者。衆  
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  
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難。明白四達。  
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存。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  
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  
自不相離而亦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衛也。夫嬰  
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  
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拘一矣。取疵未  
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滯。滌除玄覽  
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  
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  
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

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  
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迎之而自起有闔則逾  
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  
此無他皆起於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  
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  
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  
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  
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  
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

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索。烏乎盡之矣。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川。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川。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川。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也。器也。室也。其利在。有。而不在。無。而乘之。載之。  
居之。其用在。無。而不在。有。然則非無不有。非有不  
無。是均利而兼用之道也。人亦安能棄無而逐有。  
舍有而求無也。與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種種者徒令目飽耳飽則腹必枵。聖人務本惟知務實其腹而已。以此治身故以此治天下。何爲乎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

兩訖於天下。

蘇子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恩身而患不至。且寵辱非際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得之若驚。寵亦驚也。失之若驚。辱亦驚也。夫身大患之本也。而人反驚於權利富貴。犯難而不止者。何哉。苟能祿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是能不存其身也。如是而以天下予之。雖



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夷希微皆強名也夫既已不見不聞不得矣而又何夷希微之有是故不可以致詰也將混三而爲一乎以一名之其或可也夫上皦而下昧者其常

也。且皦者必不昧，昧者必不皦。今也在上不皦，在下不昧，繩繩不絕而卒歸於無物，其殆不可得而名乎？然無名，名也；無狀，狀也；無象，象也。三之不可一之不可，不可之又不可，吾是以謂之恍惚也。夫恍惚何足以語於道哉？雖有古今而實無前後，故執古以御今，因今以知古，而道紀昭矣。又安可以恍惚卜之與？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矜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

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兮  
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  
此道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虛。

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其至深者不可  
測識，而強爲之形容，可乎？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  
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  
猶兮若畏四鄰，何其若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  
也？若容之將至，而儼然望之，若冰之將釋，而渙然  
以解，若撲之敦，而自不雕，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

濁之渾渾處穢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夫是濁也。果孰能之。靜之則徐清。有何難者。然而聖人不慮也。是濁也。果孰能安之。久之則徐生。惟聖人知人之生於濁而死於盈也。是故不欲盈。以盈非自保之道也。夫惟不盈。故能爲舊而不爲新。能爲弊而不爲成。以新成者必勞。必費。必爭。必妬。且新者必故。成者必毀。而弊復隨之。與其勞費以求弊。孰與能弊之爲愈也。故惟聖人能弊。能濁。能安。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死。

虛者道之常，靜者道之根。學者所以貴於虛靜也。然致虛守靜而不極不篤，則猶有虛靜者在未也。惟至虛極靜篤，然後即萬物之並作而能觀萬物之復命，則凡物之自無而有者可知也。又能知夫芸芸而生者，仍復歸根而靜，則凡物之自有而無

者可知也。蓋靜者命之所以復，而常道之所自出也。知此者是爲明道，靜極而光生矣。知此者則能有容，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此而公而王，而天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驗也。何足怪歟。由此而道自我出，則天且不足言矣。不亦久且安歟。此虛靜之極致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無爲而不疑其下。故下之於上。但知有之而已。而亦不知上之所爲也。其次則不然。夫爲民上而使民親譽已。可鄙矣。况於畏且侮乎。此無他。皆信之不足也。故上不信其下。而以親鼓譽以法起。畏下不信其上。而以譽易上之仁義。以畏易上之政刑。不知太上無爲。雖言猶且貴之也。夫至於貴言。則上之信下者至矣。是故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未嘗曰我安歸功於上也。此信上之極也。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窮。魯。亂。有。患。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  
朴。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是。  
以。或。屬。之。聖。智。屬。之。仁。義。屬。之。利。巧。耳。不。思。見。素。  
抱。朴。少。私。寡。欲。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往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泔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夫唯阿善惡相去有幾而人乃以阿為慢以惡為  
惡而畏之雖然人之所畏吾亦畏之可也然雖畏  
人之所畏而實不同於人之畏信也人皆畏其所  
畏我則出其所畏入其所畏荒兮其未可央也何畏之有人

皆好其所好如享太牢如春祭盡然我則泊然不  
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何好之有衆人皆有止泊  
而我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豈非衆  
人皆智而我獨愚也哉忽兮若海而不見其津涯  
漂兮若舟而不見其所之衆人皆有以用於世而  
我獨頑且鄙豈非衆人皆同而我獨異也哉夫我  
何以能獨異於人也蓋人皆食母而我貴求食於  
母人皆爲子孝而我獨以爲母慈是以異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容。非。德。也。道。也。若。謂。之。德。則。有。不。得。者。矣。安。能。爲。衆。有。之。形。容。哉。是。道。也。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有。也。有。物。有。象。有。精。有。信。不。可。得。而。無。也。蓋。自。古。及。今。已。若。此。矣。故。合。衆。有。而。觀。之。然。後。知。其。從。道。而。非。德。也。吾。何。以。知。衆。有。之。從。道。哉。亦。以。此。衆。有。而。已。合。衆。有。則。無。所。於。觀。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  
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蔽也不知五臟  
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  
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  
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

新飲酒食肉少也。而飽以適。若務多不也。則吐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弊之能新。筵之盈。柱之直。間之全也。是倒行逾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於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由全之道也。烏乎能全而歸。

之者果誰乎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焉，有不信焉。

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  
不窳。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  
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譬則驟雨與飄風然，雖天

地亦不能使之終朝與終日也。而况人乎。故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知其同道而亦同德。同德而亦同失。同道故樂得道。同德故樂得德。同失故樂得失。樂得是無失也。樂失是無得也。無得無失是無道也。是謂至樂。是謂可久。而其誰信之乎。故有信不足者焉。有全不信者焉。非真從事於自然者。安能及之。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

之故言道者不處也

蘇子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矜自伐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曰：道曰大，已強爲矣。而况曰逝曰遠曰反乎？逝者不可留，遠者不可追，反者不可見。此自然之道也。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

故輕則失根本之臣。躁則失恭默之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取謫。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鎖。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人知英雄爲衆所歸也。不知守雌者愈下。則愈歸之。如嬰兒之常不離於其母也。人知別白分明者。可以爲天下法。不知愈愚則愈不忒。而無聲無臭。至矣。又知榮名在我。有倡必和。如谷之應聲也。不

知榮華一去雀網在門雖疾呼之而不應矣寧知  
守辱者之爲天下谷乎何也谷神不死常是也復  
歸於朴無欲也由是散之則爲器而大朴者不離  
川之則爲官長而大制者不割彼知雄知白知榮  
者安知聖人之大制乎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  
或強或羸或軟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也安有神器而可以人力爲之乎故欲

取天下而爲之者皆癡也。吾見其不得矣。故物或  
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  
而強、損而羸、載而成、墮而毀、皆自然而必不免者  
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聖人知  
其不可逆、是故去甚去奢去泰而已。此不爲之至  
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  
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不得已。而後用。雖勝而不美。深哉。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無名之朴。天下其誰不爲之臣乎。故侯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譬猶天地合而其露降非以令民而民自均及朴散爲器則囚器制名而名始有矣若徇名而忘其本逐有而不知所歸殆而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死而不亡此聖人所以朝聞而夕死也不然死生亦大矣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則常無欲矣。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然雖不爲主。而萬物自往歸。謂之大可也。不爲主。故不爲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無象之象。是爲大象。執大象。則天下自往歸之。何

也。往而有害人，誰肯往？今也往而自安平，泰何害之有？大人象何以使人安平泰也？蓋作樂設餌以止過客而已。樂闋何盡則捨去矣。彼執天象以待天下者，雖無聲色臭味之可悅而用之不盡，是以不容於不往耳。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列國分平時也。戰勝攻取，惟務剛強，不知坐得。

常勝之道者柔與弱也。故以微明告之，微明謂善，晦其明而使之不疑也。若夫貪敵之餌而輕去其國，不能持重而爲人所致，皆魚之脫淵而以國之利器示人也，非微明之術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有爲朴之心便是欲無以致靜定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無爲也。而亦無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

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失而仁失，仁失而義失，至於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爲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爲，大道可幾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瓌瓌如玉。落落如石。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蹙下。其基也。貴者必廢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

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天輪輻蓋軫衡轆轤  
轄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而  
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轆轤也由此觀  
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  
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所謂高下  
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  
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瓌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  
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

探本窮源。深根固蒂。而道之動不可禦矣。其始甚微。其後乃鉅。其初甚柔。其後乃大。而道之用不可窮矣。天地萬物莫不皆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之無名如此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  
貸者必有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  
善貸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王公大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  
無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萬物。是損之而益。

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萬物負陰抱陽。皆稟坤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爲教我者之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豈惟天下。雖自古亦希及之。須知太上無爲。與舜之無爲不同。乃得。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貪夫徇利。貨多於身。烈士徇名。名親於身。不知亡之爲病也。可怪也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坤。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躁勝寒。靜勝熱。淺淺處人。不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騏驎伏櫪。賢才喪氣。此衰世也。而爲有道。怪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故不行而知。不窺牖。見天道。故不見而名。如此則不爲而成矣。彼以多能稱聖。以多才藝稱周公者。皆窺牖者之陋。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常無事而後知天下之事。皆其事也。故謂無事可也。謂能取天下之事。以爲事。可也。是謂無事而無

不事無爲而無不爲。非知日損之道者。其孰能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  
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  
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謂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  
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

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  
而澤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  
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  
一。以嬰孩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愠。釋然皆  
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  
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下之人以十分爲率，有一分之人，生而畏死者，求長生之徒是也；有一分之人，但知厚生不知畏死者，又有全不畏死者，是惟不動，動則趨於死地焉。是非真不畏死也。蓋不畏死以求生也，是又一分也。天下之人，大率如此矣。夫不畏死以求生，與知生而不知死者，皆自以爲生生之厚，而不知其已入於死久矣。吾故以爲死之徒也。若夫畏死而求長生，是亦厚於生者，非善攝生之道也。故以無

死地告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形於道。勢成於德。道德之尊貴。何如哉。而常自然。莫之命。不自知其尊且貴者。是以謂之玄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生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知母則知子矣。而不顧其母可乎。塞其兌。閉其門。守其母也。開其兌。濟其事。勞其母也。夫。母至微也。不可不見。至柔也。不可不守。至光也。不可常用。至明也。常知所歸。否則殆且殃矣。安能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大道甚夷。不事施設而多岐。分心好徑。言衆不知其可畏也。故朝也而甚除服也。而文綵帶利劍。授柄於人。餘財貨爲盜之招。不思人生日川。唯願一飽。田園可使甚蕪。倉固可使甚虛。乎苟務施設。不顧本實。雖欲勿饑。不可得已。使介然有一定之識。而不推奪於衆多之好。則必行大道而畏施設矣。安肯好徑以爲盜奪也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今之疑神者。皆可拔之。建也。守中者。皆可脫之。抱  
也。不知此猶祭祀然。既有祖宗。則子孫祭享自然  
不輟。烏川強之哉。故以此建立。是爲善建。以此抱  
一。是爲善抱。以此修身。是爲真修。由此推之。家國  
天下。可類觀矣。故以身觀天下。可也。以天下觀天  
下。可也。能以天下觀天下。則大觀在上。無爲而自

化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噎。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日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但可得卽不得。但可貴卽不爲。天下貴非玄同也。  
同而曰玄。可同乎哉。可不同乎哉。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天下本無事故。以無事取天下。無忌諱而亦無多器。無技巧無法令也。

其政閔閔。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禍之  
所倚。福兮福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止。正復爲奇。善  
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面不割。廉而  
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禍福相倚。奇正相生。妖善相尋。其極未始有止也。  
而可不知。閔閔以待之。而固察察以圖之乎。是以  
聖人不割。不剷。不肆。不耀。雖舉世以我爲閔。閔不  
之恤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

治人而齋則莫知其極而國人安矣事天而齋則  
可以長久而得深根固蒂之道矣人能知此而早  
服膺則一日有一日之積而德之積者重矣齋之  
不可不早也如是否則安能長生哉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卽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者宜爲下。

人知小國之取大國也。以其下之也。不知大國之能下也。乃所以取小國者也。故大者尤宜爲下。下則流必歸焉。何也。天下之所交者。皆天下之牝也。牝之所以勝牡者。以其能靜以待動。能爲下以待上。故但見其常勝焉耳。然則能爲下者。則天下自往交焉。國有大小。其交於牝一也。牝之常勝也。固如此。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知道之妙。故寶之而不失矣。然不善之人。雖不知所寶。亦何嘗不保。於是哉。故有一言之美。卽可以市於衆。一行之尊。卽可以加乎人。雖至不善者。亦時有之。但人自忽之而不察。

耳。由此觀之。雖善人亦何能保其常尊且美乎。道之無棄人也如此。故天子三公不足尊。所尊者此道也。拱壁駟馬不足寶。所寶者此道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不論大小。多少。有怨無怨。一以德報之。則胸中自然無事矣。是故無難事。亦無大事。無輕事。亦無易。

事非無事也。以聖人之能慎事也。是故易者難輕者。重事將至先一著事。既至後一著。慎事如此則無事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敢爲。

幾者冀也。冀其成而敗者多矣。民之好從事也。何如哉。聖人慎終如始。一於無爲。何事之敗歟。夫聖人之所欲者。皆衆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是也。聖人之所學者。皆衆人之所不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是也。故衆人過於有爲。而聖人復之。衆人貴之。而聖人不貴。此之謂無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於大順。

人知順民而不知反之。爲順。大順也。民皆明而我  
反。愚民皆智而我反。不智。孰知是反也。玄也。式也。  
福也。順之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捨慈而勇。捨儉而廣。捨後而先。死矣。此老已預爲申韓道破矣。烏能免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能知。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



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  
一。出。於。宗。而。吾。行。一。制。於。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  
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  
爲。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有。知。而。自。不。知。上。也。本。不。可。知。而。強。以。爲。知。病。也。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萬夫彼取此。

民有大畏而不知畏而畏其所不必畏可畏也哉。  
夫所居至廣也而妄以爲狹小者多。所生至是也  
而妄以爲厭薄者多。聖人知其至廣而自不見其  
廣。故無狹。知其至是而自不見其是。故無厭。無厭  
故知自愛。無狹故不自貴。其去取也審矣。所謂唯  
其不厭是以不厭。惟其至是是以常是也。雖有大  
威。烏得而加之。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焦然然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然然而善誼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蘇說太淺然亦可爲求福不止者警。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不以殺吾何用於生殺且自有司殺之者吾安  
用代之殺也自古至今用殺者多矣而未見有不  
敢者說到此至髓也孰能聽之孰謂道德中韓宗  
祖乎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無以生爲者乃所以爲貴生也是賢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其強，六處下，柔弱處上。

木強則可以大用，人其伐之矣。柔弱處上，於此有  
省。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蘇子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

下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女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  
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  
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  
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蔽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

弱也苟爲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  
之主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  
耶雖欲翦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  
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亦不可以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致大怨而後與之求和非善也必有餘怨不能脫  
乎矣勾賤事具是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  
蓋左契在我自和合於人大能畜小小能事大

烏有彼此結怨以至怨毒已深而後責人之我和  
而後用范蠡計然之智卧薪嘗膽之術以司徵哉  
故惟聖人爲有德爲大善夫善人天之所常親也  
況於人而敢怨乎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吾將試焉能使夫有什伯人之才而自



不用以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豈不快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下豈有信言而美美言而信者乎有利則有害  
天之道不言所利也何害之有有爲則有爭聖人  
無爲何爭之有